

粉妆楼全传

新刻《粉妆楼》小序

罗贯中所编《隋唐演义》一书，售于世者久矣。其叙次褒公鄂公与诸勋臣世业，炳炳燿燿，昭若列星，令千载而下，犹可高瞻远瞩，慨然想见其人。故谓官有世功，则有官族。乃阅唐史，惟徐敬业讨武曩一檄，脍炙人间。其他忠臣孝子亦复不鲜，未有如此之盛传矣。

予前过广陵，闻世俗有《粉妆楼》旧集，取而观之，始知罗氏纂辑，而什袭藏之，未有出以示人者也。予既喜其故家遗俗犹有存者，而又喜其八十卷中洋洋溢溢。所载忠男烈女，侠士名流，慷慨激昂，令人击节歌呼，几于唾壶欲碎。卒之，锄奸削佞，斡转天心，使人鼓掌大笑。虽曰年湮世浸，征信无从，然推作者命意，则一言尽之曰：不可使善人无后，而恶者反昌之心耳。

呜呼！世禄之家鲜克由礼，而秦罗诸旧族乃能世笃贞忠，服劳王家，继起象贤，无忝乃祖乃父。此固褒鄂诸公乐得有是子而有是孙，即千载以下，亦乐得有是人也。余故谱而叙之，抄录成帙，使后胜人有同嗜好者，于篝灯蕉雨之暇，调琴诗酒之余，少助昼永宵长之岑寂耳。第(11)恐此书遗存既久，难免鱼鲁相讹，爰(12)重加厘正(13)，芟繁薙芜(14)，付之剞劂(15)，以为劝善警邪之一道云。

道光壬辰孟春 竹溪山人识

炳炳燿燿——形容十分光明。亦作“炳炳麟麟”。

武曩（Zhào，音照）——同“照”。武则天为自己的名字造的字。

罗氏纂辑——此为不确之言。

什袭——将物品层层包裹起来。袭，一套，一副。

唾壶欲碎——形容人的豪情壮志，意气勃勃。唾壶，容唾之器。

斡（wò，音握）转——扭转。斡，旋。

象贤——旧时谓能效法先人的贤德。

忝（tiǎn，音舔）——谦词，表示辱没别人自己有愧。

帙（zhì，音制）——书画外面包着的布套，借指书籍。

岑寂——寂静。

主要人物表

罗 增	罗成之后，世袭越国公。
罗 灿	罗增长子。绰号粉脸金刚。
罗 焜	罗增次子。绰号玉面虎。
秦 双	秦琼之后，世袭褒国公。
李逢春	李靖之后，世袭卫国公。礼部尚书。
尉迟庆	尉迟恭之后，世袭鄂国公。
程 凤	程咬金之后，世袭鲁国公。
柏文连	陕西西安府都指挥使。
马成龙	云南贵州府知府，封定国公，后拜定边大元帅。
徐 锐	潞国公。
段 忠	保国公。
李 全	镇江府参将。
秦 环	秦双之子，绰号金头太岁。
程 珮	程凤之子，绰号火眼虎。
尉迟宝	尉迟庆之子，绰号南山豹。
徐国良	徐锐之子，绰号北海龙。
李 定	李全之子，绰号小温侯。
马 瑶	马成龙之子，绰号九头狮子。
马金锭	马成龙之女，后为罗灿妻。
柏玉霜	柏文连之女，后嫁罗焜。
程玉梅	程凤之女，后嫁罗焜。
祁巧云	祁子富之女，后嫁罗焜。
谢灵花	升仙观观女，后嫁罗焜。
秋 红	柏玉霜使女，后为罗焜侧室。
裴天雄	裴元庆之后，鸡爪山义军主帅，绰号铁阎王。
谢 元	谢应登之后，鸡爪山义军军师，绰号赛诸葛。
胡 奎	江湖豪杰，后为鸡爪山义军主将，绰号赛元坛。
鲁豹雄	鸡爪山义军首领，绰号独眼重瞳。
孙 彪	鸡爪山义军首领，绰号过天星。
王 坤	鸡爪山义军首领，绰号两头蛇。
李 仲	鸡爪山义军首领，绰号双尾蝎。
龙 标	猎户，绰号穿山甲。
赵 胜	江湖好汉，绰号瘟元帅。
孙翠娥	赵胜妻，绰号母大虫。
王 越	江湖好汉，绰号独角龙。
史 忠	江湖好汉，绰号金面兽。
洪 恩	艄公，绰号镇海龙、狗脸。
洪 惠	洪恩之弟，绰号出海蛟。
王 俊	马府家将，绰号飞毛腿。
卢 宣	卧虎山真人，人称赛果老。
卢 龙	卢宣之子，绰号独火星。
卢 虎	卢宣之侄，绰号毛头星。

戴仁	卢宣外甥，绰号巡山虎。
戴义	戴仁之弟，绰号守山虎。
齐紈	卢宣心腹，绰号小孟尝。
齐绮	卢宣心腹，绰号赛孟尝。
杨春	江湖好汉，绰号锦毛狮子。
石忠	汪湖好汉，绰号金钱豹。
章宏	沈府家人，后投罗家。
章琪	章宏之子。
王氏	章宏之妻。
沈谦	文华殿大学士，右丞相。
沈廷芳	沈谦之子。
沈廷华	沈谦之侄，江南总督。
米顺	沈谦妹丈，吏部尚书。
钱来	沈谦表弟，兵部尚书。
吴林	沈谦学生，户部尚书。
吴法	沈谦学生，刑部尚书。
雍雉	沈谦学生，工部尚书。
谢恩	沈谦内弟，通政司使。
锦上天	沈廷芳随从。
米良	镇江府定海将军。
米中粒	米良之子。
米中砂	米良之侄。
侯氏	柏文连之妻。
侯登	侯氏之侄。
宗信	边关守将。
王虎	沈廷华帐下大将。
康龙	沈廷华帐下大将。
马通	钱来帐下大将。
王顺	钱来帐下大将。
沙龙	番兵主帅。

“八虎” 沙龙的八个儿子：沙云、沙雷、沙雹、沙露、沙电、沙雯、沙霖、沙震，均为番兵主将。

木花姑 番兵主将。

耶律福 番邦太子。

出版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为弘扬华夏文化，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丛书奉献给读者。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选题宽。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外，还选收了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

第二，读者面宽。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语句以及方言、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第三，附人物表。这些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第四，配插图。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增强审美情趣。

希望《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1995 年 3 月

内容提要

本书为《说唐后传》续书之一。小说叙唐代开国功臣罗成的后代罗增、罗焜、罗灿父子等受奸相沈谦无端陷害，被迫聚义鸡爪山，共同将兵伐罪，诛灭沈谦奸党，扶助大唐天子重振朝纲的故事。小说结构复杂，头绪纷繁，以忠奸斗争为主线，揭露封建社会上层官僚结党营私、迫害忠良的罪恶，歌颂了除暴安良、扶弱济困的正义行为；同时交织罗成后代罗焜、罗灿及柏玉霜、程玉梅、祁巧云、马金定等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

小说情节跌宕生姿、颇能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鲜明。风格朴实粗犷，语言明白晓畅。本书问世后，流传甚广，曾被改编为京剧连台本戏《粉妆楼》历演不衰。

粉妆楼全传

第一回 系红绳月下联姻 折黄旗风前别友

诗曰：

光阴递嬗 似轻云，不朽还须建大勋。

壮略欲扶天日坠，雄心岂入駑骀群。

却缘否运 姑埋迹，会遇昌期早致君。

为是史书收不尽，故将彩笔谱奇文。

从来国家治乱，只有忠佞两途。尽忠的为公忘私，为国忘家，常存个致君的念头，那富贵功名总置之度外。及至势阻时艰，仍能守经行权，把别人弄坏的局面从新整顿一番，依旧是喜起明良，家齐国治。这才是报国的良臣，克家的令子。惟有那奸险小人，他只图权震一时，不顾骂名千载。卒之，天人交怒，身败名裂；回首繁华，已如春梦。此时即天良发现，已悔不可追。从古到今，不知凡几。

如今且说大唐一段故事，出在乾德年间。其时，国家有道，四海升平，那一班兴唐世袭的公侯，有在朝为官的，有退归林下的。这都不必细表。

单言长安有一位公爷，乃是越国公罗成之后。这公爷名唤罗增，字世瑞，夫人秦氏所生两位公子：长名唤罗灿，年一十八岁，生得身長九尺，臂阔三停，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有万夫不当之勇，那长安百姓见他生得一表非凡，替他起个绰号，叫做粉脸金刚罗灿；次名罗焜，生得虎背熊腰，龙眉凤目，面如敷粉，唇若涂朱，文武双全，英雄盖世，这些人也替他起个绰号，叫做玉面虎罗焜。他二人每日里操演弓马，熟读兵书，时刻不离罗爷的左右。正是：

一双玉树阶前秀，两粒骊珠颌下珍。

话说罗爷见两位公子生得人才出众，心中也自欢喜，这也不在话下。只因罗爷在朝为官清正，不徇私情，却同一个奸相不睦。这人姓沈名谦，官拜文华殿大学士、右丞相之职。他平日在朝专一卖官鬻爵，好利贪财，把柄专权，无恶不作；满朝文武，多是他的门生，故此无一个不惧他的威势。只有罗爷秉性耿直，就是沈太师有甚么事犯在罗爷手中，却秋毫不得过门，因此他二人结下仇怨。这沈谦日日思想要害罗爷的性命，怎奈罗爷为官清正，无法可施，只得权且忍耐。

也是合当有事。那一日，沈太师正朝罢归来，忽见众军官传上边报。太师展开一看，原来边头关鞑鞞造反，兴兵入寇，十分紧急，守边将士申文取救。太师看完边报，心中大喜道：“有了！要害罗增，就在此事！”

次日早朝，会同六部，上了一本，就保奏罗增去镇守边头关，征剿鞑鞞。

递嬗（shàn，音善）——不断地更迭、变化。

駑骀（nú tái，音奴台）——均指能力低下的马，劣马。

否（pǐ，音痞）运——背运，厄运。否，穷，不通。

佞（nìng，音泞）——惯于花言巧语谄媚的人。

克家句——原指能当家事的嫡子，后亦指能继承祖先事业的子弟。令，正，嫡。

停——把整体分成若干份，其中一份叫“一停”。

骊（lí，音离）珠颌（hàn，音汗）下——骊珠，宝珠。传说出于龙的颌下。颌，下巴。

鬻（yù，音玉）——卖。

鞑鞞（dádàn，音达旦）——古时汉族对北方各游牧民族的统称。

圣上准本，即刻降旨，封罗增为镇边元帅，限十日内起行。

罗爷领旨回家，与秦氏夫人说道：“可恨奸相沈谦，保奏我去镇守边关，征讨鞑鞑。但是尽忠报国，也是为臣分内之事，只是我万里孤征，不知何时归家？丢你们在京，我有两件事放心不下。”太太道：“有那两件事，这般忧虑？”罗爷道：“头一件事，奸臣当道，是是非非；我去之后，怕的是两个孩儿出去生事闯祸。”太太道：“第二件是何事？”罗爷道：“第二件，只为大孩儿已定下云南贵州府定国公马成龙之女，尚未完姻，二孩儿尚且未曾定亲；我去不知何日才回，因此放心不下。”夫人道：“老爷言之差矣。自古道：‘儿孙自有儿孙福，莫替儿孙作马牛。’但愿老爷此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早早归来。那时再替他完姻，也未为晚。若论他二人在家，怕他出去招灾惹祸，自有妾身拘管。何必过虑！”当下夫妻二人说说谈谈，一宿晚景已过。

次日清晨，早有合朝文武并众位公爷，都来送行。一气忙了三日，到第四日上，罗爷想着家眷在京，必须托几位相好同僚好友照应照应；想了一会，忙叫家将去请三位到来。看官，你道他请的那三位？头一位乃是兴唐护国公秦琼之后，名唤秦双，同罗增是嫡亲的姊舅；第二位乃是兴唐卫国公李靖之后，名唤李逢春，现任礼部大堂之职；第三位乃陕西西安府都指挥使，姓柏名文连，这位爷乃是淮安府人氏，与李逢春同乡，与罗增等四人最是相好。当下三位爷闻罗爷相请，不一时都到越国公府前，一同下马。早有家将进内禀报，罗爷慌忙开正门出来迎接，接进厅上，行礼已毕，分宾主坐下。

茶罢，卫国公李爷道：“前日多多相扰，今日又蒙见召，不知有何分付？”罗爷道：“岂敢。前日多多简慢。今日请三位仁兄到此，别无他事。只因小弟奉旨征讨，为国忘家，理所当然，只是小弟去后，舍下无人，两个小兒年轻，且住这长安城中，怕他们招灾惹祸。因此办杯水酒，拜托三位仁兄照应照应。”三人齐声道：“这个自然，何劳分付！”

当下四位老爷谈了些国家大事，早已夕阳西下，月上东山。罗爷分付家将，就在后园摆酒。不一时，酒席摆完，叙坐入席。酒过三巡，食供两套。忽见安童禀道：“二位公子射猎回来，特来禀见。”罗爷道：“快叫他们前来见三位老爷！”只见二人进来，一一拜见，垂手侍立。李爷与柏爷赞道：“公郎器宇不凡，日后必成大器。老夫辈与有荣施矣！”罗爷称谢。秦爷命童儿另安杯箸，请二位少爷入席。罗爷道：“尊长在此，小子理应侍立，岂可混坐？”李爷与柏爷道：“正要请教公郎胸中韬略，何妨入座快谈？”罗爷许之，命二人告罪入席，在横头坐下。

那柏文连见两位公子生得相貌堂堂，十分爱惜。原来柏爷无子，只有原配张氏夫人所生一女，名唤玉霜小姐，爱惜犹如掌上珍珠；张氏夫人早已去世，后娶继配侯氏夫人，也未生子。故此，柏爷见了别人的儿女，最是爱惜的。当下见了二位公子，便问罗爷道：“不知二位贤郎青春多少，可曾恭喜？”罗爷道：“正为此焦心。大孩儿已定下云南马亲翁之女，尚未完姻，二孩儿未曾匹配。我此去，不知何日才得回来代他们完娶？”柏文连道：“小弟所生一女，意欲结婚，只恐高攀不起。”罗爷大喜道：“既蒙不嫌小兒，如此甚妙！”遂向李逢春道：“拜托老兄执柯自当后谢。”正是：

施——加。

执柯——作媒，也作“作伐”。

一双跨凤乘鸾客，却是牵牛织女星。

李逢春道：“柏兄既是同乡，罗兄又是交好，理当作伐。只是罗兄王命在身，后日就要起马，柏兄不久也要往陕西赴任，此会之后，不知何时再会？自古道：‘拣日不如撞日。’就是今日，求柏兄一纸庚帖，岂不更妙！”罗爷大喜，忙向身边解下一对玉环，双手奉上，道：“权为聘礼，伏乞笑留！”柏爷收此玉环，便取三尺红绫，写了玉霜小姐年庚，送与李爷。李爷转送罗爷，道：“百年和合，千载团圆，恭喜！”罗爷谢之不尽，收了庚帖。连秦爷也自欢喜，一面命公子拜谢，一面重斟玉液，再展金樽。四位老爷只饮得玉兔西沉，方才各各回府。

罗爷自从同柏爷结亲之后，收拾家务。过了两天，那日奉旨动身，五鼓起马，顶盔贯甲，装束齐整，入朝辞过圣上；然后回府拜别家堂祖宗，别了秦氏夫人，有两位公子跟随，出了越国公府门。放炮动身，来到教场，点起三万人马。大小三军摆齐队伍，祭过帅旗，调开大队，出了长安，呐喊摇旗。一个个盔明甲亮，一队队人马高强。真正号令严明，鬼神惊怕！怎见得他十分威武，有诗为证：

大将承恩破虏臣，貔貅 十万出都门。

捷书奏罢还朝日，麟门 应标第一人。

话说罗爷整齐队伍，调开大兵，出了长安。前行有蓝旗小将报道：“启元帅：今有文武各位老爷，奉旨在十里长亭饯别。请令施行！”罗爷闻言，传令大小三军扎下行营，谢过圣恩。一声令下，只听得三声大炮，安下行营。罗爷同两位公子勒马出营，只见文武两班一齐迎接道：“下官等奉旨在此饯行，未得远接，望元帅恕罪！”罗爷慌忙下马，步上长亭，与众官见礼。慰劳一番，分宾主坐下，早有当职的官员摆上了皇封御酒、美味珍肴。罗爷起身向北谢恩，然后与众人序坐。

酒过三巡，食供九献。罗爷向柏爷道：“弟去之后，姻兄几时荣行？”柏爷道：“多则十日，总要去了。”罗爷道：“此别不知何时才会？”柏爷道：“吉人天相，自有会期。”罗爷又向秦爷指着两位公子道：“弟去之后，两个孩儿全仗舅兄教训。”秦爷道：“这个自然，何劳吩咐！但是妹丈此去放开心事，莫要忧愁要紧！”罗爷又向众人道：“老夫去后，国家大事全望诸位维持。”众人领命。罗爷方才起身向众人道：“王命在身，不能久陪了。”随即上马。众人送出亭来。

一声炮响，正要动身，只见西南巽 地上刮起一阵狂风，飞沙走石。忽听得一声响亮，将中军帅旗折为两段。罗爷不悦，众官一齐失色。

不知吉凶如何，下回再看。

庚帖——写有生辰八字的文帖。庚，年岁。

貔貅（píxiú，音皮修）——古时传说中的一种猛兽，后喻雄猛的军队。

麟门——汉宣帝时曾在麒麟阁内给功臣图像，以表其功。

巽（xùn，音逊）——八卦之一。《易·说卦》：“巽为木，为风。”

第二回 柏文连西路为官 罗公子北山射虎

话说罗爷见一阵怪风，将旗吹折，未免心中不悦，向众人道：“老夫此去，吉少凶多，但大丈夫得死沙场，以马草裹尸还足矣！只是朝中诸事，老夫放心不下，望诸位好为之！”众人道：“下官等无不遵命。但愿公爷此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早早得胜还朝！我等还在此迎接！”大家安慰一番，各各回朝覆旨。只有两位公子同秦双、柏文连、李逢春三位公爷不舍，又送了一程。看看夕阳西下，罗爷道：“三位仁兄请回府罢。”又向公子道：“你二人也回去罢。早晚侍奉母亲，不可在外游荡！”二位公子只得同三位老爷，洒泪牵衣而别。罗爷从此去后，只等到二位公子聚义兴兵，征平鞑鞑，才得回朝。此是后话，不表。

单言二位公子回家，将风折帅旗之事，告诉了母亲一遍。太太也是闷闷不乐。过了几日，柏文连也往陕西西安府，赴都指挥任去了，罗府内只有秦、李二位老爷常来走走。两位公子，是太太吩咐无事不许出门，每日只在家中闷坐。

不觉光阴迅速，秋去冬来。二位公子在家闷了两个多月，好坐得不耐烦。那一日清晨起来，只见朔风阵阵，瑞雪飘飘。怎见得好雪，有诗为证：

满地花飞不是春，漫天零落玉精神。

红楼画栋皆成粉，远水遥岭尽化银。

话说那雪下了一昼夜，足有三尺多深。须臾天霁，二位公子红炉暖酒，在后园赏雪，只见绿竹垂梢，红梅放蕊。大公子道：“好一派雪景也！”二公子道：“我们一个小小的花园，尚且如此可观，我想那长安城外山水胜景，再添上这一派雪景，还不知怎样可爱呢！”

二人正说得好时，旁边有个安童插嘴道：“小的适在城外北平山梅花岭下经过，真正是雪白梅香，十分可爱！我们长安这些王孙公子，都去游玩：有挑酒肴前去赏雪观梅的，有牵犬架鹰前去兴围打猎的。一路车马纷纷，游人甚众！”二位公子被安童这一些话动了心，商议商议，到后堂来禀一声。太太道：“前去游玩何妨？只是不要闯祸，早去早回。”公子见太太许他出去赏雪，心中大喜，忙忙应道：“晓得！”遂令家人备了抬盒，挑了酒肴。换了衣装，牵了马匹，佩了弓箭，辞了太太，出了帅府。”转弯抹角，不一时出了城门。

到了北平山下一看，青山绿水如银，远浦遥村似玉。那梅花岭下原有老梅树，大雪冠盖，正在含香半吐，果然春色可观。当下二位公子，往四下里看看梅花，玩玩雪景，只见香车宝马，游人甚多。公子拣了一株大梅树下，叫家人放下桌盒，摆下酒肴。二人对坐，赏雪饮酒；饮了一会，闷酒无趣。他是在家闷久了的，今番要出来玩耍个快乐。

当下二公子罗焜放下杯来，叫道：“哥哥，俺想这一场大雪，下得山中那些麋鹿、鹿兔无处藏身，我们正好前去射猎一回，带些野味回家，也不枉这一番游玩。”大公子听了，喜道：“兄弟言之有理。”遂叫家人：“在这里

霁(jì, 音计)——雨过，雪停。天放晴。

安童——随身侍候的童仆。

适——恰好。

麋鹿(mí, 音迷挤)——麋，麋鹿，鹿，小型的鹿，通称“麋子”。

伺候，我们射猎就来。”家人领命。二位公子一起跳起身来，上马加鞭，往山林之中就跑。跑了一会，四下里一望，只见四面都是高山。二位公子勒住了马道：“好一派雪景！”

这荒山上倒有些凶恶。观望良久，猛的一阵怪风，震摇山岳。风过处，山凹之中跳出一只黑虎，舞爪张牙，好生利害。二位公子大喜。大公子遂向飞鱼袋内取弓，走兽壶中拔箭，拽满弓，搭上箭，喝一声“着”，飏的一箭，往那黑虎项上飞来。好神箭，正中黑虎项上！那虎吼了一声，带箭就跑。二公子道：“那里走！”一齐拍马追来。

只见那黑虎走如飞风，一气赶了二里多路，追到山中，忽见一道金光，那虎就不见了。二人大惊道：“分明看见虎在前面，而为何一道金光就不见了，难道是妖怪不成？”二人再四下观看，都是些曲曲弯弯小路，不能骑马。大公子道：“莫管他！下了马，我偏要寻到这虎，除非他飞上天去！”二公子道：“有理。”遂一齐跳下马来，踏雪寻踪，步上山来，行到一箭之地，只见枯树中小小的一座古庙。

二人近前一看，只见门上有匾，写道：“元坛古庙”。二人道：“我们跑了半日，寻到这个庙，何不到这庙中歇歇！”遂牵着马，步进庙门一看，只见两廊破壁，满地灰尘，原来是一座无人的古庙，又无僧道香火，年深日久，十分颓败。后人诗叹曰：

古庙空山里，秋风动客哀。

绝无人迹往，断石横荒苔。

二人在内玩了一回，步上殿来，只见香烟没有，钟鼓全无，中间供了一尊元坛神像，连袍也没有。二人道：“如此光景，令人可叹！”正在观看之时，猛然当的一声，落下一枝箭来，二人忙忙近前拾起来看时，正是他们方才射虎的那一枝箭。二人大惊道：“难道这老虎躲在庙里不成？”二人慌忙插起雕翎，在四下看时，原来元坛神圣旁边泥塑的一只黑虎，正是方才射的那虎，虎脑前尚有箭射的一块形迹。二人大惊道：“我们方才射的是元坛爷的神虎！真正有罪了！”慌忙一起跪下来，祝告道：“方才实是弟子二人之罪！望神圣保佑弟子之父罗增征讨鞑鞑，早早得胜回朝！那时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前来还愿！”祝告已毕，拜将下去。

拜犹未了，忽听得咯喳一声响，神柜横头跳出一条大汉，面如锅底，臂阔三停，身長九尺。头戴一顶元色将巾，灰尘多厚；身穿一件皂罗战袍，少袖无襟。大喝道：“你等是谁？在俺这里胡闹！”二位公子抬头一看，吃了一惊，道：“莫非是元坛显圣么？”那黑汉道：“不是元坛显圣，却是霸王成神！你等在此打醒了俺的觉头，敢是送路费来与我老爷的么？不要走，吃我一拳！”轮拳就打。罗焜大怒，举手来迎，打在一处。正是：

两只猛虎相争，一对蛟龙相斗！

这一回叫做：“英雄队里，来了轻生替死的良朋；豪杰丛中，做出搅海翻江的事业！”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元色——清代避圣祖（玄烨）讳，改“玄”作“元”。玄，黑色。

第三回 粉金刚义识赛元坛 锦上天巧遇祁子富

且言公子罗焜同那黑汉交手，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斗了八九个解数。罗焜在旁看那人的拳法，不在兄弟之下，赞道：“倒是一位好汉！”忙向前一手指住罗焜，一手格住那黑汉，道：“我且问你：你是何人？为甚么单身独自躲在这古庙之中？作何勾当？”那人道：“俺姓胡名奎，淮安人氏，只因俺生得面黑身长，因此江湖上替俺起个名号，叫做赛元坛。俺先父在京曾做过九门提督，不幸早亡。俺特来谋取功名，不想投亲不遇，路费全无，只得在此庙中权躲风雪。正在瞌睡，不想你二人进来，吵醒了俺的瞌睡，因此一时动怒，相打起来。敢问二公却是何人？来此何干？”公子道：“在下乃世袭兴唐越国公罗门之后，家父现做边关元帅。在下名叫罗焜，这是舍弟罗焜，因射虎到此。”胡奎道：“莫不是粉面金刚罗焜、玉面虎罗焜么？”罗焜道：“正是。”那胡奎听得此言，道：“原来是二位英雄！我胡奎有眼不识，望乞恕罪！”说罢，翻身就拜。正是：

俊杰倾心因俊杰，英雄俯首为英雄。

二位公子见胡奎下拜，忙忙回礼。三个人席地坐下，细问乡贯，都是相好；再谈些兵法武艺，尽皆通晓。三人谈到情蜜处，不忍分离。罗焜道：“想我三人，今日神虎引路，邂逅相逢，定非偶然！意欲结为异姓兄弟，不知胡兄意下如何？”胡奎大喜道：“既蒙二位公子提携，实乃万幸，有何不中！”公子大喜。当时序了年纪，胡奎居长。就在元坛神前撮土为香，结为兄弟。正是：

桃园义重三分鼎，梅岭情深百岁交。

当下三人拜毕，罗焜道：“请问大哥，可有甚么行李，就搬到小弟家中去住？”胡奎道：“愚兄进京投亲不遇，欲要求取功名，怎奈沈谦当道，非钱不行。住在长安，路费用尽，行李衣裳都卖尽了，日间在街上卖些枪棒，夜间在此地安身。一无所有，只有随身一条水磨钢鞭，是愚兄的行李。”罗焜道：“既是如此，请大哥就带了钢鞭。”

拜辞了神圣，三位英雄出了庙门，一步步走下山来，没有半箭之路，只见罗府跟来的几个安童寻着雪迹，找上山来了。原来安童们见二位公子许久不回，恐怕又闯下祸来，因此收了抬盒，寻上山来，恰好两下遇见了。公子令家人牵了马，替胡奎抬了钢鞭，三人步行下山，仍在梅花岭下赏雪饮酒。看看日暮，方才回府，着家人先走，二人一路谈谈说说，不一时进得城来。

到了罗府，重新施礼，分宾主坐下。公子忙取一套新衣服与胡奎换了，引到后堂。先是公子禀告了太太，说了胡奎的来历乡贯，才引了胡奎，入内见了太太，拜了四双八拜，认了伯母。夫人看胡奎相貌堂堂，是个英雄模样，也自欢喜，安慰了一番，忙令排酒。

胡奎在外书房歇宿。住了几日，胡奎思想：老母在家，无人照应，而且家用将完，难以度日。想到其间，面带忧容，虎目梢头流下几点泪来，不好开口。正是：

虽安游子意，难忘慈母恩。

那胡奎虽然不说，被罗焜看破，问道：“大哥为何满面忧容？莫非有甚心事么？”胡奎叹道：“贤弟有所不知，因俺在外日久，老母家下无人，值此隆

冬雪下，不知家下何如，因此忧心。”罗焜道：“些须小事，何必忧心！”遂封了五十两银子，叫胡奎写了家书，打发家人连夜送上淮安去了。胡奎十分感激，从此安心住在罗府。早有两月的光景，这也不必细说。

且说长安城北门外有一个饭店，是个寡妇开的，叫做张二娘饭店。店中住了一客人，姓祁名子富。平日却不相认。只因他父亲祁凤山做广东知府，亏空了三千两库银，不曾谋补，被奸相沈谦上了一本，拿在刑部监中受罪。这祁子富无奈，只得将家产田地卖了三千多金，进京来代父亲赎罪。带了家眷，到了长安，就住在张二娘饭店。正欲往刑部衙中来寻门路，不想祁子富才到长安，可怜他父亲受不住沈谦的刑法，头一天就死在刑部牢里了。这祁子富见父亲已死，痛哭一场，那里还肯把银子入官，只得领死尸埋葬。就在张二娘店中，过了一年，其妻又死了，只得也在长安埋了。并无子息，只有一女，名唤巧云，年方二八，生得十分美貌，终日在家帮张二娘做些针指。这祁子富也帮张二娘照应店内的帐目。张二娘也无儿女，把祁巧云认做个干女儿，一家三口儿倒也十分相得。只因祁子富为人古执，不肯轻易与人结亲，因此祁巧云年已长成，尚未联姻，连张二娘也未敢多事。

一日，祁子富偶得风寒，抱病在床，祁巧云望空许愿，说道：“若得爹爹病好，情愿各庙烧香还愿。”过了几日，病已好了，却是清明时节，柳绿桃红，家家拜扫。祁巧云思想要代父亲各庙烧香了愿，在母亲坟上走走，遂同张二娘商议，备了些香烛、纸马，到各庙去还愿，上坟。那祁子富从不许女儿出门，无奈一来为自己病好，二来又却不过张二娘情的面，只得备了东西，叫了一只小船，扶了张二娘，同女儿出了北门去了。按下祁子富父女烧香，不表。

单言罗府二位公子自从结义了胡奎，太太见他们成了群，越发不许出门，每日只在家中闷坐。公子是闷惯了的，倒也罢了，把这个赛元坛的胡奎闷得无奈，向罗焜道：“多蒙贤弟相留在府，住了两个多月，足迹也没有出门，怎得有个开朗地方畅饮一回也好！”罗焜道：“只因老母严紧，不能请大哥。若论我们这长安城外，有一个上好的去处，可以娱目骋怀。”胡奎问：“是甚么所在？”罗焜道：“就是北门外满春园。离城只有八里，乃是沈太师的花园，周围十二三里的远近，里面楼台殿阁、奇花异草，不计其数。此园乃是沈谦谋占良民的田地房产起造的，原想自己受用，只因公子沈廷芳爱财，租与人开了一个酒馆，每日十两银子的房租。今当桃花开时，正是热闹时候。”胡奎笑道：“既有这个所在，俺们何不借游春为名前去畅饮一番，岂不是好！”

罗焜看着胡奎，想了一会，猛然跳起身来说：“有了，去得成了。”胡奎忙问道：“为何？”罗焜笑说道：“要去游春，只得借大哥一用。”胡奎道：“怎生用俺一用？”罗焜道：“只说昨日大哥府上有位乡亲，带了家书前来拜俺弟兄三个，俺们今日要去回拜。那时母亲自然许我们出去，岂不是去得成了！”当下胡奎道：“好计，好计！”于是大喜，三人一齐到后堂来见太太。罗焜道：“胡大哥府上有位乡亲，昨日前来拜了我们，我们今日要去回拜。特来禀告母亲，方敢前去。”太太道：“你们出去回拜客，只是早去早回，免我在家悬望。”三人齐声说道：“晓得。”

当下三人到了书房，换了衣服，带了三尺龙泉，跟了四个家人，备了马，出了府门，一路往满春园去。

不知此去何如，下回便晓。

第四回 锦上天花前作伐 祁子富柳下辞婚

话说罗府三人，带了家将，一直往城外满春园来，一路上，但见车马纷纷，游人如蚁，也有王孙公子，也有买卖客商，岸上是香车宝马，河内是巨舰艨艟，都是望满春园来游春吃酒的。三位公子无心观看，加上两鞭，早到了花园门首。胡奎抬头一看，只见依山靠水一座大大的花园，有千百株绿柳垂杨，相映着雕墙画壁，果然话不虚传，好一座花园。

罗焜道：“哥哥还不知道，这花园里面有十三处的亭台，四十二处楼阁，真乃是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景！”胡奎道：“原来如此。”当下三人一齐下马，早有家将牵过了马，拴在柳树之下。前去玩耍，三人往园里就走。正是：

双脚不知生死路，一身已入是非门。

话说三人步进园门。右手转弯有座二门，却是三间，那里摆着一张朱红的柜台，里面倒有十数个伙计；旁边又放了一张银柜，柜上放了一面大金漆的茶盘，盘内倒有一盘子的银包儿。你道此是为何？原来这地方与别处不同。别的馆先吃了酒，然后会账；惟有此处，要先会下银包，然后吃酒。为何？一者不赊不欠，二者每一桌酒都有十多两银子，会东惟恐冒失鬼吃下来银子不够，故此预先设法，免得淘气。

闲话休提。单言胡奎、罗焜、罗焜进了二门，往里直走。旁边有一个新来的伙计，见他三人这般打扮，知道他是长安城里的贵公子，向前陪笑道：“三位爷还是来吃酒的，还是来看花的？若是看花的，丢了钱走耳门进去；若是吃酒的，先存下银子，好备下菜来。”这一句话，把个罗焜说动了气，圆睁虎目，一声大喝道：“把你这瞎眼的狗才，连人也认不得了！难道我们少你钱么？”当下罗焜动怒时，旁边有认得的，忙忙上前陪礼道：“原来是罗爷，快请进去！他新来，小的系我家伙计，认不得少爷，望乞恕罪！”这一番说了，公子三人方才进去。说道：“饶你个初犯罢了。”那些伙计、走堂的吓了个臭死。

看官，你道开店的伙计为何怕他？原来，他二人平日在长安，最会闯祸抱不平。凡有冲撞了他的，便是一顿拳头，打得寻死，就是王侯驸马有甚不平的事撞着他，也是不便的。况他本是世袭的公爷、朝廷的心腹，家有金书铁券，就打死了人，天子也不准本，苦主也无处伸冤。因此，长安城没一个不怕他。

闲话少说。单言三位公子进得园来一看，只见千红万紫，一望无边，西边楼上笙歌，东边亭上鼓乐。三人看了一会，到了一个小小的亭中。那亭子上摆了一席，上有一个匾，写了“留春阁”三个字；左右挂了一副对联，都是长安名士写的。上写着：

月移疏柳过亭影，风送梅花入座香。

正中挂了一幅丹青画，上面摆了两件古玩。公子三人就在此亭之上，耍了一回，叙了坐。三位才坐下，早有酒保上来问道：“请问三位少爷，还是用甚么菜，还是候客？”公子道：“不用点菜。你店上有上色的名酒、时新的菜，只管拣好的备来。”酒保答应下去。不多时，早将小菜放下，然后将酒菜、果品、牙箸，一齐捧将上来，摆在亭子上去了。

艨艟（mé ngch ng，音萌冲）——古时战船。

三人正欲举杯，忽见对过亭子上来了两个人：头一个头戴片王方巾，身穿大红绣花直裰，足登朱履，腰系丝绦，后面的头戴元色方巾，身穿天蓝直裰，一前一后，走上亭子。只见那亭中，约有七八桌人，见他二人来，一齐站起，躬身叫道：“少爷，请坐！”他二人略一拱手，便在亭子口头一张大桌子，上前坐下。你道是谁？原来前面穿大红的，就是沈太师的公子沈廷芳；后面穿天蓝的，是沈府中第一个篋客，叫做锦上天。每日下午无事，便到园中散闷。他又是房东，店家又仗他的威风。沈大爷每日来熟了的，这些认得他的人，谁敢得罪他，故此远远的就请教了。

当下罗公子认得是沈廷芳，心中骂道：“好大模大样的公子！”正在心里不悦，不想沈廷芳眼快，看见了他三人，认得是罗府中的，不是好惹的，慌忙立起身来，向对过亭子上拱手道：“罗世兄。”罗灿等顶面却不过情，也只得将手一拱道：“沈世兄请了，有偏了。”说罢，坐下来饮酒，并不同他交谈。正是：

自古薰莸原异器，从来冰炭不同炉。

却表两家公子都是在满春园饮酒，也是该应有祸，冤家会在一处。

且言张二娘同祁子富带领了祁巧云，备了些香纸，叫了只小小的游船，到庵观寺院烧过了香，上过坟，回来尚早，从满春园过。一路上游船济济的，倒有一半是往园中看花去的。听得人说，满春园十分景致，不可不去玩耍，那张二娘动了兴，要到满春园看花，便向祁子富说道：“前面就是满春园，我们带女儿进去看看花，也不枉出来一场。”祁子富道：“园内人多，女孩儿又大了，进去不便。”张二娘道：“你老人家太古执了。自从你祁奶奶去了，女儿长成一十六岁，也没有出过大门，今日是烧香路过，就带他进去玩耍，也是好的。就是园内人多，有老身跟着，怕怎的？”祁子富无言回答，也是合当有事，说道：“既是二娘这等说来，且进去走走。”就叫船家把船靠岸：“我们上去看花呢！船上东西看好了，我们就来。”

当下三人上了岸，走进园门，果然是桃红柳绿，春色可观。三个人转弯抹角，寻花问柳。祁巧云先走，就从沈廷芳亭子面前走过来。那沈廷芳是好色之徒，见了人家妇女，就如苍蝇见血的一般，但是他有些姿色，必定要弄他到手方罢。当下忙忙立起身来，伏在栏杆上，把头向外望道：“不知是那家的，真正可爱！”称赞不了。正是：

身归楚岫三千丈，梦绕巫山十二峰。

话说沈公子在那里观看，这祁巧云同张二娘不介意，也就过去了。不防那锦上天是个撮弄鬼，见沈廷芳这个样子，早已解意，问道：“大爷莫非有爱花之意么？”沈廷芳笑道：“爱也无益。”锦上天道：“这有何难！那妇人乃是北门外开饭店的张二娘，后面那人想必是他的亲眷，不过是个贫家之女。大爷乃相府公子，威名甚大，若是爱他，待我锦上天为媒，包管大爷一

篋（miè，音灭）客——在富家帮闲或凑趣的门客。也作“篋片”。

请教——施礼。

世兄——世交之家平辈间的称呼。

顶面——当面、面对面。

薰莸（xūnyóu，音勋游）原异器——薰，香草。莸，臭草。比喻善恶不可共处。有成语“薰莸不同器。”

岫（xiù，音秀）——山。